

《美日安保條約》不適用於釣魚島的歷史證據

鄭海麟

國際關係

此次奧巴馬訪日，據來自東京外交圈的消息，「奧安會」的主要內容是商討美日兩國「強化同盟戰略」。該戰略的核心在於向國際社會傳遞美日同盟在維護亞洲和平與繁榮方面起到的主導作用。安倍將強調推進其所謂「積極和平主義」外交的意義，實質是為了配合美國重返亞太「再平衡」戰略而制衡中國，共同反對所謂「中國試圖憑藉實力改變現狀」，尤其是在釣魚島問題上。當記者問及中日如果在釣魚島發生衝突，美國會不會援引《美日安保條約》協防日本時，奧巴馬略微沉思了一下，他作了以下的回答：

兩國官員誤讀《美日安保條約》

「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防衛。但是，我的上述觀點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以前在訪問日本時，克里國務卿和哈格爾國防部長都已經講過。我需要強調的是，在釣魚島的所有權問題上，美國政府進行了進一步反駁。我們談精英，好像他們很神秘，天賦英才，高人一等。於殖民地年代，香港的「精英」也者，第一等是白皮膚的英國人。同樣白皮膚、說英語，但不是英國籍的是二等「精英」。再其次，是能說英語，但不是白種人的「高等華人」。內地知識分子稱他們為「洋奴買辦」。這些今天我們所謂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就是處於真正「精英」與蟻民之間，協助港英管治香港的本地「精英」。

也是世界重要的大國，美國支持中國的和平崛起。我們希望能夠遵守國家秩序和國際法的原則，不論國家大小，都應該保證其正當的權益。我會向中國直接轉達這一個資訊。我們祈願中國的成功，日中兩國在許多領域可以合作，美國也願意為改善日中關係做外交努力。」

對於上述言論，日官員和媒體也高調應和，指稱「美方也認為尖閣群島在日本施政權下，因此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還表示：「如此一來釣魚島一旦發生什麼事日美將聯合進行應對。」早前還有日本高官聲稱：「依據安保條約，奧巴馬總統對日本有包括核威懾力在內的防衛承諾。」可見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堅持強硬態度，背後的支撐是《美日安保條約》。

以上奧巴馬的言論及日本官員說法，似乎1960年簽署的《美日安保條約》有明文規定釣魚島屬該條約涵蓋範圍，實際上並無此事。查《美日安保條約》共五條，其中第一條規定：「在《和平條約》生效的同時，經日本國許可、美國接受，美國的陸、海、空軍有在日本國內及其領海駐紮的權利，因這些軍隊有助於維持遠東國際和平與安全。並且，當外部武力攻擊危及日本國的安全以及鎮壓由一或二個外國干涉、

煽動而引起在日本國的大規模內亂及騷擾時，日本國政府有理由明確請求美國駐軍之援助。」

上引第一條為《美日安保條約》主要內容，其餘四條為第一條的附加及解釋條款。該條約由美日於1951年9月8日在美國三藩市簽字，1960年修訂確認。很明顯，《美日安保條約》附屬在《舊金山和約》之下，同時生效。因此，欲明了《美日安保條約》是否適用於釣魚島，首先又必須弄清楚《舊金山和約》中是否明文規定釣魚島屬日本領土。

《舊金山和約》無涉釣魚島

查1951年簽署的《舊金山和約》全文共有七章二十七條，正文用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日語作成，其中第二章「領域」部分涉及中日疆界問題，明確寫出，日本已放棄了台灣和澎湖列島以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同章第三條（西南諸島及南方諸島）部分又規定：「日本國對於美國向聯合國所作任何將北緯二十九度以南之西南諸島（包括琉球群島及大東群島），端島以南之南方諸島（包括小笠原群島、西之島及琉球列島），及沖之島島與南鳥島，置於託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國為其唯一管理當局之建議，將予同意

，在提出此項建議並就此項建議採取確定性之行動以前，美國有權對此等島嶼之領土（包括水域）暨其居民，包括此等島嶼之領水，行使一切行政、立法、司法及管轄之權力。」

以上條約1951年9月8日簽字，翌年4月28日生效。但根據以上條約，並無涉及釣魚島或「尖閣群島」。當年，日本政府對該條約作了極為詳細的「解說」，其中在解釋該「條約第三條的地域」時，明確指出：「歷史上的北緯二十九度以南的西南群島，大體是指舊琉球王朝的勢力所及範圍。」（見東京每日新聞社刊《對日和平條約》，1952年5月），其中亦無涉及釣魚島。這一「解說」清楚地表明，《舊金山和約》規定交由美軍託管的範圍，不含釣魚島。

既然《舊金山和約》無涉釣魚島，《美日安保條約》無疑不適用於釣魚島。日本聲稱擁有對釣魚島的主權，如果按《舊金山和約》規定，必須有足夠充分證據證明釣魚島自古以來即屬於「舊琉球王朝的勢力所及範圍」。否則，日本聲稱擁有主權在國際法上不成立。至於美日官員指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則是對條約過度引申和不熟悉歷史的結果。美日官員須對自己不負責任的發言作出澄清。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指點香江】

李柱銘陳方安生是偽精英

劉迺強

對於香港沒有「治港人才」，尤其是沒有「愛國愛港治港人才」的說法，我從來都不敢苟同。今天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就是協助港英管治香港的本地「精英」。崇洋媚外的特徵，就是以他國對自己的評價為地位和能力的標準，而反對派中大部分人已經內化了這種「核心價值」。因而所謂「真普選」，自然就要選出老美認可的「精英」，至少不能把他們「篩選」掉。

對於香港沒有「治港人才」，尤其是沒有「愛國愛港治港人才」的說法，我從來都不敢苟同。在3月號的《中國評論》裡，我寫了一篇「殖民地精英與特區精英」，對類似的觀點進行了進一步反駁。我們談精英，好像他們很神秘，天賦英才，高人一等。於殖民地年代，香港的「精英」也者，第一等是白皮膚的英國人。同樣白皮膚、說英語，但不是英國籍的是二等「精英」。再其次，是能說英語，但不是白種人的「高等華人」。內地知識分子稱他們為「洋奴買辦」。這些今天我們所謂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就是處於真正「精英」與蟻民之間，協助港英管治香港的本地「精英」。

不少市民受了反對派媒體的洗腦，認為梁振英的班子不是「精英」。如果以個人能力來界定「精英」，梁用人之道的確有問題，班子的能力還有待考驗；不過說這些人在社會中沒地位，這是倒果為因的論述。港英用人，從來都並非在社會中挑選已事業有成的精英，而是「說你行，你就行」，把你委任到立法局、工務局，你的事業和社會地位就自然急升。李鵬飛如是、鄧蓮如亦如是，不勝枚舉。

視美「禮遇」為「精英」

最近一個明顯例子，就是李柱銘和陳方安生的「訪美」。面對一片指控，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只能拾陳的牙慧，繼續為他的黨友開脫，牽強地解釋因香港是國際城市，其政客向外國政要解釋政治情況是平常事。他認為，中央可約議員到上海談政改，相信在外國，或任何地方都可談政改，根本忘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更虛偽，一方面對陳和李「赴美爭取國際支持」又「尊重」，

又「感謝」，另一方面卻表示自己不會仿效，以免「節外生枝」，在政改諮詢期間成為建制派攻擊藉口。換句話說，鄭其實已清楚告訴大家，陳李兩人對政改已造成不良影響，只是給美國人面子，不敢挑明白而已。

說到指鹿為馬的功力，單仲偕和鄭宇碩這些小政客和小學者還真是遠遠比不上曾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的反對派媒體人劉細良。在刊於4月7日《蘋果日報》的「馬丁再出山」一文中，他就頗成功地將李柱銘和陳方安生勾結外國勢力的確切證據，包裝成他們「精英」身份的印記。文章表示「香港政治人物中，有國際關係的不多，李柱銘是其中之一，他與佩洛西認識超過二十年，八九年六四後最惠國待遇MFN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爭議熱點，當時李柱銘赴美游說延續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與美國民主黨內少壯派開始交往。」

我於2004年踢爆李柱銘的前助理Ellen Bork，是美國極右派種族主義參議員Jessie Helms的下屬；這位Ellen免費替李做了兩年助理後回美國擔任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即「新美國世紀計劃」的副總裁。這個右翼組織非常好戰，早在九二年時已撰寫報告建議美政府攻打伊拉克。一個美國右翼組織的要員曾擔任李柱銘的免費助理，已說明李和美國之間有非常複雜的關係。劉細良的文章則試圖倒果為因，把美國賦予李的關係和資源，說成是李純粹透過自己「精英」能力獲得。請到李來歷可疑的多個助理，劉細良表示「為他打開美國政界及傳媒人脈者，是他兩位幕僚助手Tom及Minky。上世紀九十年代初Tom是他首位外籍幕僚，能說流利廣東話，至於Tom走後接任之女助手Minky，兩人都有足夠活動能力，打開美國政客及紐約時報編輯部之門。」

這些「能人」是怎樣冒出來的呢？劉細良就避而不談了。

劉細良還不忘透過李柱銘的「洋」，諷刺梁振英的「土」。愛國愛港人士也拉外國關係啊，只不過不是「精英」，搞得失敗而已。建制派也有「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可惜「一班主事者志大才疏，以為只要肯花錢就搞到關係，但結果只係能夠搭上一些無關重要的政客及他們的助理，邊論兩黨重量級議員及副總統、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等級數。在美國從事政治游說活動，未夠班。」基金現任行政總裁鄧淑德，更被劉細良矮化為梁振英的紅顏知己，暗示她沒有能力，只是靠關係才得到現在的位置。

擬選出美認可「精英」

在反對派眼裡，梁特首去年訪美受「冷待」，連華盛頓一個行程也無法安排，只有紐約市長彭博路過下榻酒店「順便」登門拜訪，在國際上的地位還不如陳方安生和李柱銘等港英舊「精英」！劉細良稱這為「土包子對國際傳媒感到格格不入，身處國際組織會議或外交場合也會渾身不自在，還是躲在廣東省大搞內交心裡踏實得多，至少不用怕出亂子。」

崇洋媚外的特徵，就是以他國對自己的評價為地位和能力的標準，而反對派中大部分人已經內化了這種「核心價值」。老美重視李柱銘和陳方安生，蔑視梁振英，在香港反對派眼裡，不是因為中美角力，各為其主，而是因為梁振英不夠「精英」。因而所謂「真普選」，自然就要選出老美認可的「精英」，至少不能把他們「篩選」掉。搞到了普選之後，反對派跳出來參選的是什麼「精英」，我們拭目以待。

【議論風生】

張思穎

自由行政策應進一步優化

近十年訪港人數驚人，由2002年1656萬人次上升至2012年3491萬人次，2013年訪港人數達4075萬人次，十年間增加兩倍，內地訪港旅客佔75%。旅遊局估算2014年將有5900萬人次，上升8.6%，當中內地客佔4500萬人，上升10.8%。雖然自由行政策帶動本港市面興旺，但對本港的民生帶來深遠影響，影響港人使用設施，本港的物價上升，帶動兩地矛盾。筆者建議政府應考慮重新檢視自由行政策，包括訪港人數的容量，香港的設施配套能否負荷，同時考慮香港是國際自由城市，不應設立太多限制，亦應重點吸引大量海外旅客來港，維持國際大都會。

應重點吸引海外旅客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估算本港將陸續蓋建酒店，預計屆時能提供6至7萬酒店房間以應付內地旅客訪港，確保不造成任何負荷。筆者認為本港不能再以以往透過旅客入住酒店率來統計旅客人數，從以下可見，自2011年開始已超過50%內地旅客來港不過夜，很多內地自由行政策來港一天，大部分來港都是購物和消費，因為內地旅客來港一天時間根本沒有足夠時間到景點觀賞，所以今天的自由行政策和2003年的自由行政策已不一樣，有以下兩點：

第一點：2003年時，大部分內地旅客首次來港，一定到本港不同的景點觀賞及購物，但至今一簽多行的政策已令大部分內地旅客逗留香港一天購買消費，他們不入住本港酒店以節省金錢開支，加上目前很多旅客不是第一次來港觀光，大部分內地旅客再來香港旅遊是因為受香港沒有銷售稅限制，而被購物、飲食天堂所吸引。筆者亦了解內地大部分旅客來港多數大量買奶粉、藥品、日用品及名牌商品，香港人到外國或日本旅行，一般都會購買當地特色的紀念品，很少購買大量日本外國奶粉，反映內地的經濟發展十分迅速同時，內地的食品價格仍然落後。

第二點，2003年的沙士和十年後的今天，香港經濟已穩步上揚，所以筆者認為興建多少間酒店不是重點，大方向在於本港市民怎樣改善與內地旅客的關係。筆者欣賞特區政府不斷開拓新旅遊景點以解決旅客配套問題，政府近年積極開發離島大力發展旅遊業，包括發展東涌新都會購物中心、昂坪360纜車等，未來政府應繼續開發離島土地發展旅遊，疏通旅客集中在香港島和九龍，但從另一角度分析，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未有效地分析內地旅客來港的數量和容量為香港民生帶來多大的影響，政府認為搞好經濟，創造就業機會就足夠，其實政府施政時低估了實際本港整體社會環境因素，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的利益循環，反映特區政府體察民情不足，令推行政策時不夠靈活性，有利本港市民政策要往前推進，一旦時勢變了、大環境局面2003年和2013年改變了，自由行政策都要有適當的調節，不能一本天書讀到老。

內地旅客數據

	內地過夜旅客	內地不過夜旅客	內地合共旅客
2013年	1709萬	2366萬	4075萬
2012年	1511萬	1980萬	3491萬
2011年	1330萬	1480萬	2810萬
2002年	1070萬	586萬	1656萬
2003年	968萬	585萬	1553萬

宜適當調節自由行政

筆者從旅遊局提供的數據作出分析並提出調節優化自由行的原因及建議，包括一簽多行、經濟承接能力及民間生活因素：

從以上數據分析，內地旅客來港佔比75%，達4075萬人，相對其他國家總佔比約10%，反映香港旅遊業發展倚賴中國內地，特區政府要慎重研究怎樣推動香港國際旅遊之都，旅遊業走向國際化。其二，內地旅客約有4075萬人次到港旅遊，數字不斷上升，對於香港經濟有很大得益，創造大量基層就業機會，但對於民間市民、打工仔沒有直接得益，租金昂貴，大業主得益；零售業、飲食業旺盛，商家得益；地產旺盛，財團得益；令打工仔力不從心，自由行政策沒有帶動工資增加，反而要承受較昂貴的房價、物價、交通費、奶粉、飲食費用，因此從市民角度分析，自由行政策需要照顧不同階層的市民，不可只考慮經濟，更要考慮不同界別及階層的生活和心理狀況。

2013年訪港旅客數據

	中國內地	4075萬人	75%
台灣	210萬人	3.9%	
美國	111萬人	2.0%	
韓國	108萬人	2.0%	
日本	106萬人	1.9%	

筆者建議香港目前一簽多行的政策需要作出調控，但考慮優化同時，調控制度在技術操作上有點困難，主要是由於特區政府很難控制內地旅客什麼時候來港，他們的簽證可以是半年一次、三個月一次，亦很難控制中國49個城市來港次數，因此特區政府需要與中央政府協調，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和特區政府亦應該向中央提出合適本港未來長遠社會發展建議，不應短視看經濟收益，強調優化自由行政策的重點不於經濟，大方向是改善兩地人民之間的共融。

中國人最講求中庸之道，做任何決定取決於平衡。社會無謂的爭論是有害，最終耗費了時間又傷了同胞之間的和氣，共融是今後香港特區政府推行自由行政策的重要考慮。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小便門」為何會持續發酵

趙文澤

這星期，一對內地夫婦攜帶兩歲幼童在香港旺角西洋菜街撒尿，香港青年拍照攔阻，又經過鳳凰衛視某「名記」微博後，「小便門」引起熱議，並持續發酵。批評內地夫婦的有之，抨擊拍照青年的有之，遷怒「名記」的亦有之。為何？值得深思。

首先，內地同胞千萬別以為幾個拍照呀，「騷擾」呀的「衰仔」是香港的主流。不是的，香港人是很熱情的，這是許多遊客的普遍讚譽。去年，年長的我騎單車時跌倒昏迷，醒來時已在醫院急診室了，是路邊毫不相識的途人打999報警，召來急救車的。現在已知那位拍照的是香港臭名昭著的《壹週刊》記者，他既然報警了，倒希望警方順便查一下當年《壹週刊》圖文並茂刊登的「陳健康深圳嫖娼記」是否是他的傑作？以印證他為何要拍孩童的私處。

「香港人是很包容的」

其次，香港人是很包容的。前年我到日本遊，領隊兼導遊很「哈日」，一路上吹噓日本如何好，香港如何不濟，遇到內地遊客灑灑掃掃貨心理不平衡，酸溜溜地數落「強國同胞」的「不文明」，四十幾個團友都一笑置之。可是，他忘乎所以說釣魚島是日本時，團友們怒吼了，他有點狼狽，但幾天下來大家也相安無

事。

從網民的議論看，針對某電視台名記的更多，說她站着說話不腰疼，太美化香港的文化，規矩。這些批評無道理。我也曾當過內地傳媒的主編，來港發展也不錯，香港是福地，但香港文化也滲透了不少「殖民元素」：開埠初期，遛狗是洋人和高等華人的玩意兒，是文明的高尚的。影響至今，狗可以通街行，大小便也可，只要主人用紙收狗糞即可，狗屎撒了也就撒了，沒人管！此類事天天在香港出現。就憑這一點，我很瞧不起那位《壹週刊》的攝影，包括某電視台女名記。你們對狗屎視可以視而不見，對兩歲小童為何那麼兇神惡煞？

香港的文化與規矩還有一種「過客」因素。一百五十年，英國以借來的香港殖民統治着這裡，而歷朝歷代的「落難者」也把香港當着棲息地，或下南洋，或逃台灣，當然也有飛歐美的。去年國慶我遊西歐，領隊手揚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大讚此護照如何如何「威」時，剛好旅遊

車經過我國領事館門口，領事館正播着國歌，車內來自新界的團友情不自禁也隨聲高唱，沒想到領隊氣急敗壞地喝停：我的國慶是「雙十節」！同樣的，遊日本時的領隊剛剛還在訴說2003年非典時行業慘況：沒工開沒糧出，轉眼就抨擊自由行政如何人滿為患——得了便宜還賣乖，只想享受權利而不承擔義務！這種人在香港不在少數，這也是23條在香港遲遲無法立法原因之一吧？



▲香港人是很包容的，也是很熱情的，這是許多遊客的普遍讚譽 資料圖片

讀者來稿